臨川文鈔/14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三 ◄

臨川文鈔
卷十四

► 卷十五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

卷十四 • 墓誌銘

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（並序）

治平元年五月六日，荊湖北路轉運判官、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。三年，卜十月某日，葬真州揚子縣蜀岡，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。噫！余故人也，為序而銘焉。

序曰：君諱牧，字先之，其先杭州臨安縣人。君曾大父諱彥琛，為吳越王將，有功，刺衢州，葬西安，於是劉氏又為西安人。當太宗時，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，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，而鄉人稱為君子。後以君故，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。君少則明敏，年十六，求舉進士不中，曰：「有司豈枉我哉？」乃多買書，閉戶治之。及再舉，遂為舉首。起家饒州軍事推官，與州將爭公事，為所擠，幾不免，及後將范文正公至，君大喜曰：「此吾師也。」遂以為師。文正公亦數稱君，勉以學。君論議仁恕，急人之窮，於財物無所顧計，凡以慕文正公故也。弋陽富人為客所誣，將抵死，君得實以告。文正公未甚信，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。居數日，富人得不死，文正公由此愈知君，任以事。歲終，將舉京官，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，文正公為歎息許之。曰：「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。」及文正公安撫河東，乃始舉君可治劇，於是君為兗州觀察推

官。又學《春秋》於孫復，與石介為友。州旱蝗，奏便宜十餘事，其一事請通登、萊鹽商，至今以為賴。改大理寺丞，知大名府館陶縣。中貴人隨契丹使，往來多擾縣，君視遇有理，人吏以無所苦。先是多盜，君用其黨推逐，有發輒得，後遂無為盜者。詔集強壯，刺其手為義勇，多惶怖不知所為，欲走，君諭以詔意，為言利害，皆就刺，欣然曰：「劉君不吾欺也。」留守稱其能，雖府事往往谘君計策。用舉者通判廣信軍，以親老不行，通判建州。當是時，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，奏君掌機宜文字。保州兵士為亂，富公請君撫視。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，以三日，會富公罷出，君乃之建州。方並屬縣諸里，均其徭役，人大喜，而遭職方君喪以去。通判青州，又以母夫人喪罷。又通判廬州。朝廷弛茶榷，以君使江西，議均其稅，蓋期年而後反。客曰：「平生聞君敏而敢為，今濡滯若此，何故也？」君笑曰：「是固君之所能易也，而我則不能。且是役也，朝廷豈以為他，亦曰愛人而已。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，君雖以吾為敏，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。」及奏事皆聽，人果便之。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。於是修險厄，募丁壯，以減戍卒，徙倉便輸，考攝官功次，絕其行賕。居二年，凡利害無所不興廢，乃移荊湖北路，至，逾月卒。家貧無以為喪，自棺槨諸物，皆荊南士人為具。

君娶江氏，生五男二女。男曰洙、沂、汶，為進士。洙以君故，試將作監主簿，餘尚幼。

初君為范、富二公所知，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，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。已而邅流落，抑沒於庸人之中。幾老矣，乃稍出為世用。若將以有為也，而既死。此愛君者所為恨惜，然士之赫赫為世所願者可睹矣。以君始終得喪相除，亦何負彼之有哉？銘曰：

嗟乎劉君，宜壽而顯。何畜之久，而施之淺？雖或止之，亦或使之。唯其有命，故止於斯。

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

君仲氏，諱訥，字樸翁，廣濟軍定陶人。曾祖諱環，祖諱祚，皆弗仕，而至君父諱尹，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，贈右讚善大夫。君景祐元年進士，起家莫州防禦推官，年少初官，然上下無敢易者。時傳契丹且大擾邊，朝廷使中貴人來問，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，公策契丹無他，為具奏論之。崇俊喜曰：「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，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。」又權博州防禦判官，以母夫人喪去。去三年，復權明州節度推官。縣送海賊數十人，獄具矣，君獨疑而辨之，數十人者皆得雪。用舉者改大理寺丞，知大名府清平、邛州臨溪兩縣，又通判解州。於是三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，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，年

五十五。

君厚重有大志，不妄言笑，喜讀書，為古文章，晚而尤好為詩，詩尤稱於世。所在有聲績，然直道自信，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，故好者少，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。其在越、蜀，士多從之學。當寶元、康定間，言者喜論兵，其計不過攻守而已，君獨推《書》所謂「食哉唯時，柔遠能邇，惇德允元，而難任人，蠻夷率服」，為《禦戎議》二篇。嗟呼，此流俗所羞以為迂而弗言者也，非明於先王之義，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為必出於此？君知此矣，則其自信不屈，宜以有所負而然，惜乎其未試也。君初娶王氏，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，又娶李氏，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。三男子，伯達，為太常博士，次伯適、伯同，為進士。三女子，嫁殿中丞任庾、并州交城縣尉崔絳、興元府戶曹參軍任膺。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，而以余之聞君也，來求銘。銘曰：

於戲樸翁，天偶人奇。翔其德音，而躓於時。

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

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、朝奉郎、尚書司封員外郎，充集賢校理，上輕車都尉，賜緋魚袋借紫陸君，諱廣，字彥博。其先吳郡人也，至君之高祖，始遷福州之侯官，以避唐末之亂。曾祖諱景遷，仕吳越，為驍騎上將，官檢校太傅。祖諱崇展，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，官至殿中丞，歷知瀘、道、潮、貴四州以卒。考諱中和，不仕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。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，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，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。君子長倩等，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，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，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，一時以來求誌墓。銘曰：

於惟陸氏，吳郡其始，福之侯官，近自唐徙。君曾大考，太傅將軍，實仕吳越，為皇陪臣。太傅有子，始來皇朝，丞於殿中，歷將四州。卒葬侯官，實生處士，贈官職方，君實其子。維君諱廣，彥博其字，文辭甲科，四府從事。起家邵武，再選徐州，遂監稅酒，滿歲陳留。許昌之招，寧海之從，乃令烏程，乃丞開封。始佐著作，去為尉氏，詠歌仁明，無有壯稚。移邛大邑，告母高年，免蜀就養，稅商於泉。又移導江，斗穀千錢，君命振之，以我公田。盜屠民家，尉以囚來，囚言實盜，君曰釋之。尉方力爭，眾亦莫寤，後得真盜，果如君慮。離堆之江，豪右擅焉，君修堰渠，始詘其專。灌田為頃，萬有七千，鐫約示後，後無凶年。鄭文肅公，來治杭劇，君以通判，往從其辟。州人僦屋，吏代之輸，君為創法，遂無逋租。中書選君，御史推直，有言朝廷，今以為敕。冬狩於郊，

大講戎兵，作箴以獻，逆戒荒萌。召置集賢，以為校理，當時名氏，簡在天子。出知婺州，惡吏先鋤，募能拯溺，民以不漁。婺之明年，改命治泉，泉人習君，謠語歡然。為橋南江，濟者免覆，置廩州學，士懷我育。有告眾叛，當君燕時，命捕立得，坐人不知。蘇饑息窮，去害除弊，使臣以聞，守政尤異。智高螯邊，吏不時搏，君書驛上，焯有方略。歸佐三司，廷論南師，帝曰可哉，汝言予施。河京以東，再執刑柄，諏囚於齊，至鄆而病。棄世平陰，壽五十三，有子四人，扶喪而南。長倩惟伯，仲惟長緒，長恕惟叔，季惟長愈。倩掾秀州，敏有辭章，緒由君恩，郊社齋郎。又女六人，皆出陳氏，維陳淑慎，善相君子。四男有立，女亦有歸，受封長安，即養無違。爰以嘉祐四年正月，歸君錢塘范村之穴。惟君靜深，不苟笑嘻，隆親篤友，遇物愛慈。讀書慨然，慕古奇偉，顧謂諸子，仕當如此。官止外郎，尚書司封，又不得年，以既厥庸。有文藏家，後世之詒，於君所得，可以此窺。有幽斯窹，掩石在下，撰君初終，以告來者。

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

人之所難得乎天者，聰明辨智敏給之材；既得之矣，能學問修為以自稱，而不弊於無窮之欲，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。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，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，而天不少假以年，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為，其為有不至乎成就，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。

陳君諱之元，字某，年二十七，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。自其為兒童，強記捷見，能不勞而超其長者。少長，慨然慕古人所為，而又能學其文章。既以進士起家，則喜曰：「無事於詩賦矣，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，其庶乎吾可以成材。」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，而蚤夜讀以思，思而不得，則又從其朋友講解，至於達而後已，其材與志如此。使天少假以年，則其成就當如何哉？然無幾何得疾病，遂至於不起。嗟乎，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。

君某州之某縣人。曾祖曰某。祖曰某。考曰某。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，其兄之方為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。而臨川王某為銘曰：

浮揚清明，升氣之鄉；沈翳濁墨，降形之宅。其升遠矣，其孰能追？其降在此，有銘昭之。

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

君諱平，字秉之，姓許氏。余嘗譜其世家，所謂今之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。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；而自少卓犖不羈，善辯說，與其兄俱以智略，為當世大人所器。寶元時，朝廷開方略之選，以招天下異能之士；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、鄭文肅公，爭以君所為書以薦。於是得召試，為太廟齋郎，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。貴人多薦君有大才，可試以事，不宜棄之州縣；君亦常慨然自許，欲有作為；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。噫！其可哀也已！

士固有離世異俗，獨行其意，罵譏笑侮，困辱而不悔；彼皆無衆人之求，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，其齟齬固宜。若夫智謀功名之士，窺時俯仰，以赴勢利之會，而輒不遇者，乃亦不可勝數。辯足以移萬物，而窮於用說之時；謀足以奪三軍，而辱於右武之國，此又何說哉？嗟呼！彼有所待而不悔者，其知之矣！

君年五十九，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，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。夫人李氏。子男瓌，不仕；璋，真州司戶參軍；琦，太廟齋郎；琳，進士。女子五人，已嫁二人，進士周奉先，泰州泰興令陶舜元。銘曰：

「有拔而起之，莫擠而止之。嗚呼！許君而已於斯！誰或使之？」

葛興祖墓誌銘

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，諱良嗣，字興祖。其先處州之麗水人，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，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，故今又為丹徒人矣。曾大父諱遇，不仕。大父諱於，贈尚書都官郎中。父諱源，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。度支君三子，當天聖、景祐之間，以文有聲，赫然進士中。先人嘗受其摯，閱之終篇，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。既而三子者，伯仲皆蚤死，獨其季在，即興祖。

興祖博知多能，數舉進士，角出其上，而刻勵修潔，篤於親友，慨然欲有所為以效於世者也。年四十餘，始以進士出仕州縣。餘十年，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。嗟乎，命不可控引，而才之難恃以自見，蓋久矣。然興祖於仕未嘗苟，聞人疾苦，欲去之如在己。其臨視，雖細故，人不以屬耳目者，必皆致其心。論者多怪之，曰：「興祖且老矣，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。」余曰：「是乃吾所欲於興祖。夫大仕之則奮，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，非知德者也。」興祖聞之，以余之言為然。

興祖娶胡氏，又娶鄭氏。其卒年五十三，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。其葬以胡氏祔，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，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。興祖三男子，蘩、蘊，皆有文學。蘩，許州臨潁縣主簿。蘊、鄧州穰縣主簿。蘋，尚幼也。四女子，皆未嫁云。銘曰：

蹇於仕，以為人尤。不愬施以年，孰主孰謀？無大憾於德，又將何求？

臨川吳子善墓誌銘

臨川吳氏有子興宗，字子善，年二十喪母，而其父以生事付之，則先日出以作，後日入以息。日午矣，家一人未飯，其夫婦必尚空腹；天寒矣，家一人未纊，其夫婦必尚單衣。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父終，三十年而已死。凡嫁五妹，辦數喪，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。苟有故，必我勞人佚，先往後歸。而尤篤於友愛，見弟有過，則顏色愈溫，須飲酒歡極之間，乃微示以意。既而即泣下曰：「吾親屬我以汝，吾所以不避艱險者，保汝而已。」其弟終感悟悔改為善士，以文學名於世。此待其弟乃爾，若於他人，則絕口不涉其非。然里中少年，聞其聲欬之音，往往逃匿，若匿不及，則俯首恐愧。而嘗有所絓，一至訟庭，及著械，同絓數十人為之皆哭，掌獄者驚起白守，守立免焉。其見畏愛多此類。

某謂其父為諸舅，甚知其所為，故於其弟子經、孝宗之求誌以葬也，為道而不辭。子善嘗應進士舉，後專於耕養，遂不復應。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，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。父諱偃，亦有行義，用疾弗仕。祖諱表微，尚書屯田員外郎。曾祖諱英，殿中丞。初妻姓王氏、一男良弼，皆前卒。再娶楊氏，生薨、適、　　。薨始九歲，而四女幼者一歲云。

胡君墓誌銘

王某之治鄞三月，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。揖入問弔故，則喪其父五月，留而館，意獨怪其來之早也。居數月，語吾弟曰：「吾釋父之殯，跋山浮江，從子之兄於海旁，願有謁也久矣，不敢以言。吾親之生，我學於四方，不得所欲以養。今已不幸卒也，得子之兄誌而銘之，藏之墓中，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，雖吾小人，與榮焉，無悔焉。不知子之兄可不可？」吾弟以告，予歎曰：「審如是，可以為孝。君子固成人之孝，而吾與之又舊，某何顧而辭即？」取吾所素知者為之志而銘之。誌曰：

君諱某，池之銅陵人。生於丁丑，興國之年也；卒於丁亥，是為慶曆七年。子七人。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。胡氏世大家，闔門數百人。君有子舜元，獨招里先生教之為士。其卒也，族分而資衰，舜元為善士。銘曰：

壽七十一，不為不多。吾與之銘，千古不磨。

王深父墓誌銘

吾友深父，書足以致其言，言足以遂其志，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，蓋非至於命弗止也。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，而取舍、進退、去就必度於仁義。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，然真知其人者不多，而多見謂迂闊，不足趣時合變。嗟乎，是乃所以為深父也。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，則必無以同乎此矣。

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，殆將以壽考成其才，使有待而後顯，以施澤於天下。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，覺後世之民。嗚呼，孰以為道不任於天，德不酬於人，而今死矣。甚哉，聖人君子之難知也。以孟軻之聖，而弟子所願，止於管仲、晏嬰，況餘人乎？至於揚雄，尤當世之所賤簡，其為門人者，一侯芭而已。芭稱雄書，以為勝《周易》。《易》不可勝也，芭尚不為知雄者。而人皆曰：「古之人生無所遇合，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。」若軻、雄者，其沒皆過千歲，讀其書、知其意者甚少，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。夫此兩人以老而終，幸能著書，書具在，然尚如此。嗟乎深父，其智雖能知軻，其於為雄，雖幾可以無悔，然其志未就，其書未具，而既早死，豈特無所遇於今，又將無所傳於後？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，蓋非余所能知也。

深父諱回，本河南王氏。其後自光州之固始，遷福州之侯官，為侯官人者三世。曾祖諱某，某官。祖諱某，某官。考諱某，尚書兵部員外郎。兵部葬潁州之汝陰，故今為汝陰人。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，歲餘自免去。有勸之仕者，輒辭以養母。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，年四十三。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，知陳州南頓縣事，書下，而深父死矣。夫人曾氏，先若干日卒。子男一人某，女二人，皆尚幼。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，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，以曾氏祔。銘曰：

嗚呼深父，維德之仔肩，以迪祖武。厥艱荒遐，力必踐取。莫吾知庸，亦莫吾侮。神則尚反，歸形此土。

王逢原墓誌銘

嗚呼！道之不明邪，豈特教之不至也，士亦有罪焉。嗚呼！道之不行邪，豈特化之不至也，士亦有罪焉。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，古之所謂士也。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，則道雖不明乎天下，必明於己；道雖不行於天下，必行於妻子。內有以明於己，外有以行於妻子，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。此孔子、孟子、伯夷、柳下惠、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。

嗚呼！以予之昏弱不肖，固亦士之有罪者，而得友焉。余友字逢原，諱令，姓王氏，廣陵人也。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，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，卒予得其所以言，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，得其所以行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。於是慨然歎，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，將在於此，余將友之而不得也。嗚呼！今棄予而死矣，悲夫。

逢原，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，大理評事諱珙之孫，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。五歲而孤，二十八而卒，卒之九十三日，嘉祐四年九月丙申，葬於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。夫人吳氏，亦有賢行，於是方娠也，未知其子之男女。銘曰：

壽胡不多？天實爾嗇。曰天不相，胡厚爾德？厚也培之，嗇也推之。樂以不罷，不怨以疑。嗚呼天民，將在於茲。

金溪吳君墓誌銘

君和易罕言，外如其中，言未嘗極人過失。至論前世善惡，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由，甚可聽也。嘗所讀書甚眾，尤好古而學其辭，其辭又能盡其議論。年四十三，四以進士試於有司，而卒困於無所就。其葬也，以皇祐六年某月日，葬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，在其舍南五里。當是時，君母夫人既老，而子世隆、世範皆尚幼。三女子，其一卒，其二未嫁云。

嗚呼！以君之有，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，其獨歉彼耶？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，以祭以養，以遺其子孫以卒，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。夫學者將以盡其性，盡性而命可知也。知命矣，於君之不得意，其又何悲耶？銘曰：

蕃君名，字彥弼，氏吳其先自姬出。以儒起家世冕黻，獨成之難幽以折，厥銘維甥訂君

實。

馬漢臣墓誌銘

合淝人馬仲舒，字漢臣，其先茂陵人。父皋，為江東撥發，置其家金陵。漢臣因入學，齒諸生。為人喜酒色，其相語以褻私侈為主。父母不欲之，又隆愛之，不能逆其意以教也。然漢臣亦疏金錢，急人險艱，不自顧計，於眾中尤慕近予。予亦識其可教，以禮法開之，果大寤，遂自銼刻，務以入禮法。從予學，作進士。既數月，其辭章燦然，充其科者也。漢臣長予四年，予兄弟視之，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。嘗助予叔父之喪，若子侄然。慶曆六年，漢臣冠五年矣，從予入京師，待進士舉，六月病死。死時予亦病，其叔父在京師，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。某年某月，乃葬於某處。孔子曰「秀而不實者有矣夫」，漢臣幾是矣。噫！誌其墓云。

吳處士墓誌銘

君吳氏，諱某，字某，其先建安大姓。曾大父諱某，建州長史，大父諱某，館驛巡官、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，皆江南李氏之所置也。方李氏時，吏部府君之父子，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，至君之考諱某，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，主鄭之新鄭簿。

君少孤，事母夫人至孝，與其弟軻相愛。春秋祭先人，雖老矣，氐牲省器，皆不以屬子孫，俯仰齊栗，如見其享之者，已祭，未嘗不悲哀也。讀書取大指通而已。或勸之謀利，曰：「吾貧久矣。人以我為憂，而我以是為樂，不能改也。」

有子三人，甫、申、冉，皆不使事生產，曰：「士而貧，多於工商而富也。」三人者，皆以進士貢於鄉，而申為太平州軍事推官。君年七十八，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，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，某年某月日也。夫人前君卒，別葬，實南陽葉氏。始君所居毀於水，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，愛其山川而遂家之，故其葬也以歸焉。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，而申以告曰：「先人不幸，力為善而不獲顯於天下。今其葬，宜得銘，使後世有見焉。」

嗟乎，予不及識君矣，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，故卒皆有立，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。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，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，其官封之卑巨視其子，所以勸天下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。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，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

之報焉。其生也，既不及，其沒也，孰知其不卒享也哉？是故不宜無銘也。銘曰：

士或為仁，稱止一鄉。至其後興，厥聞乃光。或業以勤，而傳之圮。維是不朽，實君有子。

孔處士墓誌銘

先生諱旼，字寧極，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，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，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。自都官而上，至孔子四十五世。先生嘗欲舉進士，已而悔曰：「吾豈有不得已於此耶？」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，而上葬其親於汝。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，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，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恥。

慶曆七年，詔求天下行義之士，而守臣以先生應詔。於是朝廷賜之米帛，又敕州縣除其雜賦。嘉祐三年，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，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，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。四年，近臣又多以為言，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，先生辭，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。五年，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，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，先生又辭，未聽，而六月某日，先生終於家，年六十七。大臣有為之請命者，乃特贈太常丞。至七年月日，弟為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，而以夫人李氏祔。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，生一女，嫁為士人妻，而先物故。

先生事父母至孝，居喪如禮，遇人恂恂，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。衣食與田桑有餘，輒以賙其鄉里，貸而後不能償者，未嘗問也。未嘗疑人，人亦以故不忍欺之。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，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。蓋先生孝悌忠信，無求於世，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，而先生未嘗為異也。

先生博學，尤喜《易》，未嘗著書，獨《大衍》一篇傳於世。考其行治，非有得於內，其孰能致此耶？當漢之東徙，高守節之士，而亦以故成俗，故當時處士之聞，獨多於後世。乃至於今，知名為賢而處者，蓋亦無有幾人，豈世之所不尚，遂湮沒而無聞，抑士之趨操亦有待世耶？若先生，固不為有待於世，而卓然自見於時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？其可銘也已。銘曰：

有入而不出，以身易物；有往而不反，以私其佚。嗚呼先生，好潔而無尤。匪佚之為私，維志之求。

建安章君墓誌銘

君諱友直，姓章氏。少則卓越，自放不羈，不肯求選舉，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。其族人邨公為宰相，欲奏而官之，非其好，不就也。

自江淮之上，嶺海之間，以至京師，無不遊。將相大人豪傑之士，以至閭巷庸人小子，皆與之交際，未嘗有所忤，莫不得其歡心。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，而莫能見其喜慍，視其心，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，頹然而已矣。昔列禦寇、莊周當文武末世，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，陷於毀譽，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偽，以爭須臾之欲，故其所稱述，多所謂天之君子。若君者，似之矣。

君讀書通大指，尤善相人，然諱其術，不多為人道之。知音樂、書畫、弈棋，皆以知名於一時。皇祐中，近臣言君文章善篆，有旨召試，君辭焉。於是太學篆石經，又言君善篆，與李斯、陽冰相上下，又召君，君即往。經成，除試將作監主簿，不就也。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，以疾卒於京師，年五十七。娶辛氏，生二男，存、孺為進士。五女子，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璹，早卒，璹又娶其中女，次適蘇州吳縣尉黃元，二人未嫁。君家建安者五世，其先則豫章人也。君曾祖考諱某，佐江南李氏，為建州軍事推官。祖考諱某，皇著作佐郎，贈工部尚書。考諱某，京兆府節度判官。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。銘曰：

弗繢弗雕，弗跂以為高。俯以狎於野，仰以遊於朝。中則有實，視銘其昭。